

以出世精神，做入世事業 ——人間佛教的特質與星雲大師的人格

孟令朋

北京大學哲學系

我們從早晨一睜眼，就會遇到一些問題，比如金錢、死亡、生氣、比較、毀謗、機遇、失敗、疾病等等。許多人面對它們，或採取駝鳥的方式，鑽到沙子裡，裝作不知；或暴虎馮河，魯莽行事；或得過且過。星雲大師認為人間的所有問題，佛教都能解決，他用「一句話」的方式，給許多人生問題作了回答。透過星雲大師所寫的《往事百語》，我們可以領略到大師的心路歷程，感受到他的精神魅力，並能進一步體味他所倡導的「人間佛教」的底蘊。

人間佛教淵源可以追溯到六祖惠能大師，它像冰層下的小溪，在中國歷史的表面下緩緩流動。到了近代，它破冰而出，橫空出世，形成一條蔚為大觀的長河，這其中有多種因緣促成。

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，在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，與中國的本土文化不斷融合，使中華文明的內容更加豐富。在它發展的黃金時期，佛教的主流思想是相當入世的，吸引了大批群眾；然而宋元之後，佛教的發展逐漸落入低潮。由於統治階層的壓迫，以及理學的興起，佛教地位下降，知識份子和佛教漸漸疏遠，佛教僧眾離世索居，脫離了社會。「山林佛教」的形態深入人心，佛教成爲一種老年人的宗教。出家之後，除了拜佛、念佛以外，沒有其餘事情可做，許多僧人最後也只有隱遁山林或離開佛教。沒有澄天下之志，自然不能吸引才俊，因此，僧伽素質不高，僧格不彰。佛教留不住人才，庸才得以在佛教生存。佛事活動也日趨單一，經懺佛事本來是佛教了生脫死，弘法度眾的法門之一，長久以來卻因爲維生容易，而成爲一些僧侶的職業。多少出家人埋沒大志，多少社會人士誤解佛教，喪失道心。「山林佛教」的形態與留不住人才這兩方面互爲因果，互動互促，使佛教的路越走越窄，每況愈下，遑論淨化人心。近代以來，佛教在西方思潮的衝擊，同中華民族的命運一樣，處於生死存亡之秋。在這危急關頭，太虛大師提出：「以出世精神，做入世事業」，發動教制革命、教產革命及教理革命，給佛教指明了新的未來。

民國以降，軍閥混戰，日本侵華，接著內戰硝煙又起，社會處於動蕩之中，太虛大師的努力就像把種子撒播在岩石上，沒有收穫。然而人間佛教的精神薪火相傳，許多青年僧伽看到了希望。作爲太虛大師的追隨者，星雲大師歷經大時代的變遷，在一番身心洗練之後，逐

漸釐清佛教未來的方向，立志效法六祖惠能大師和太虛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，積極投身於佛教改革，破除積弊已久的觀念及措施。雖幾經挫折，但星雲大師不墜青雲之志，筆路藍縷，「人間佛教」終於在台灣發揚光大，結出了慧果。

星雲大師把佛教的教理與現代方法創造性結合起來，發掘出了佛教的內涵，賦予佛教以鮮明的現代特徵，充分展示了人間佛教「以出世精神，做入世事業」的性格。人間佛教不再是一個「冷」的理念，它與星雲大師的完美人格、身體力行互為表裡，人間佛教因為星雲大師的完美人格而更加顯揚。

孟子說：「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星雲大師的經歷正是這段話絕好的註解。星雲大師一生曲折多變，命途乖舛。他十二歲進入叢林苦修，受戒的時候，老師每次講戒，都要合掌跪在碎石子地上，一跪就是五、六個小時，小石子深深嵌入肉裡，最後小石子從肉裡翻出來，血流如注。嚴格封閉的叢林教育，非但隔絕了一切外緣，連眼見耳聞也受到限制，不准看，不准說，扼殺了青年人的求知欲，這也許是星雲大師日後改革佛教教育的初衷吧！剛渡海來台時，他身無長物，沒有著落，只得四處飄泊，風餐露宿，有時幾天吃不到一頓飽飯；曾經在狂風暴雨中摔倒在溝裡，被水沖走了好一段路；也曾在烈日當空下，曬得頭皮發麻。星雲大師由北部走到南部，又從南部走到北部，整個台灣竟然沒有容身之地，所到之處，不是吃閉門羹，便是被白眼看待。這一切並沒有阻擋住星雲大師積極開拓人生、創造佛教遠大前程的信念。星雲大師深情回憶到：年少時，在荒郊野地裡，曾看到一朵小花在岩壁中綻放蓓蕾，迎向朝陽；也看過一撮小草在石縫中抽出新綠，隨風搖曳，心裡的感動一直持續到今天。這些小花小草展現的生命力很了不起，人類如果輕易向厄運低頭，就枉稱為萬物之靈了。

在傳統的印象中，出家人只是打坐念經，行動的時候不急不忙，但星雲大師卻是在忙碌中度過了大半生。童年時，幫著家人幹農活；出家後，忙著早晚課誦、挑柴擔水、看守山林。稍長一點，為準備講稿，往往忙幾個通宵。為了讓一本書及早付梓，為了讓一本雜誌如期出刊，他奔走穿梭，無日無夜。常常因為接引信徒，從早上講到晚上；時時由於行程緊湊，耽誤了用餐的時間。由於繁忙的緣故，經常食不飽腹。有時為了方便起見，星雲大師乾脆以冷水泡熱飯，或以熱茶泡冷飯，聊以充饑。有時剛要舉箸用餐，卻臨時接到邀約，只得端起碗來，管它裡面裝的是滾湯，還是熱麵，唏哩呼嚕地，一併倒入嘴裡，也顧不得燙破舌頭，更遑論是否填飽腸胃了。

佛教徒應該當仁不讓，主動擔負起社會責任，因為人間所有問題，佛教都有辦法解決。因此星雲大師整天忙個不停，積極興辦文教事業、慈善事業，盡心力擘畫各種佛教事業，這種積極入世的精神，替教界爭了光，改變了大眾對佛教的誤解與否定。星雲大師說，「忙」，強健了體魄，增長了耐力；「忙」是善舉；「忙」是利行；「忙」是情義；「忙」是功德；

「忙」是佛法的真諦。星雲大師一句「忙，就是營養」讓讀者在工作時，產生了無比的力量，紓解了他們在生活中的為難情緒。

我們也許對佛家的「忍」並不陌生。但如果仔細體味星雲大師的「忍」與「敢」，你就會發掘出它的無窮內涵。星雲大師命途多舛，他一直把「忍耐」奉為做人處事的圭臬，依靠忍耐作為舟航，安然度過了苦難時光。少時出家，為了服務大眾，甘心做一切苦役，常常因為體力透支而暈眩嘔吐，他默默咬緊牙關，繼續未竟的工作。星雲大師素來身體結實，然而也有好幾次嚴重的病痛經歷：十七歲時，罹患瘡疾；二十歲時，染患爛瘡，全身出膿，膿血黏著衣服，每次脫衣，就像剝一層皮；二十八歲時，因患惡性風濕，差點鋸掉雙腿。但他仍然能淡然視之，在病時不覺病，在苦時不覺苦。他把「欲成佛門龍象，先作眾生馬牛」牢記心中，忍貧、忍饑、忍病、忍苦、忍勞、忍打、忍罵、忍氣、忍恨。其中最難讓人消受是忍氣與忍恨，在幾十年間，星雲大師的名節多次受到了無端的損害，但他以忍耐為力，以慈悲為懷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。

雖說星雲大師一向推許「忍耐」，但他認為一成不變的忍氣吞聲、姑息縱容，並非忍耐之道。真正的忍耐應該是當仁不讓，顧全大局，為眾謀福。星雲大師一生隨緣隨喜，但是碰上有違原則的事，絕不讓步。為了密勒學人獎學金的濫發，應邀作評審委員的星雲大師不惜向主辦人南亭法師拍桌責難。有一次在花蓮宣傳佈教，警方前來阻止，星雲大師向警察抗議：「我們到處傳教，都未曾有人禁止，難道花蓮是化外之區嗎？」這一腔浩然正氣體現在一個「敢」字上。

青年時代的星雲大師一心志在復興佛教，革除陋習，往往與舊僧發生衝突。舊僧與官僚勾結，對有志僧青年百般迫害，星雲大師的同道煮雲法師被他們打得死去活來，松風、松泉法師幾乎喪命街頭。面對種種危險，星雲大師從來沒有退縮，振興佛教的使命感充溢胸懷，來台後，星雲大師不斷創造出弘法的新舉措。凡此創新不斷招致非議，甚至還有人說星雲大師是佛教的大魔王，揚言要殺星雲大師而後快。他並不因此而稍有憚色，一本初衷，堅持理想，繼續開風氣之先。

星雲大師不但為佛教奔走奉獻，也積極為大眾謀取福利。他不顧警告，堅持邀請因叛國罪而被軟禁的孫立人將軍到佛光山小住。陳鼓應、楊國樞、韋政通等言論開放的學者，在二十多年前也曾應邀到佛光山的叢林大學授課。基於尊重人權、融和黨派、禮遇學人的理念，星雲大師義無反顧，冒著判罪監禁的危險，言所當言，為所當為。

星雲大師傾盡畢生精力，終於使佛教在中國重新煥發活力，如鳳凰浴火般再生。數十年來，未曾中斷以文字般若傳播禪悅法喜。彌足珍貴的是，在《往事百語》中，他把人生的經驗娓娓道來，通過一句句雋永的話語、一篇篇通俗易懂的短文，向讀者揭櫫了人生的真諦。這是一代高僧大德向社會提供的寶貴精神財富。